遊園

大業十二年秋，楊廣又幸江都宮，本是興致滿滿，可是奉信郎來諫，言今盜賊充斥不宜巡幸，楊廣頓時便怒了。下令先拆了奉信郎下巴，而後命人砍死他。

一句話便引來殺身之惑，只不過是大業一朝的常態罷了。楊廣也記不清他殺過幾個諫官，誰叫他們說話刺了他的耳呢？國內都是盜賊他怎不知，何必來諫？他只是需要一點空間來思考下一步怎麼走。而後便依著原訂意思下了江都。

大業十三年夏，勢頭仍壞，逆賊數量只增不減，他平賊之想已打消。楊廣只願守在江都不想再聽聞世事。好端端的大隋現今滿目瘡痍，他怎忍再看？那年冬天，他見日光四散如流血，便覺得命不久已。

大業十四年春，他望向春花已開，伸手摸去，可看著又失了興致，嘆著：

「又是一年過去，朕還得待在這裡多久呢？」他有了歸心，可世局已亂，他歸不去了。他做了一首首喪志的詩，已不見他年少風流模樣。春也沒有為他留情，只是勝放著一樹又一樹的花，笑話著他個落魄君王。

他夜觀天象，思考自己還得活多久。常在心頭安慰自己「貴賤苦樂更迭為之，亦復何傷」話雖如此，可他怎會不傷呢？他七尺之軀終將化作一棺之土，甚是不捨。他在鏡前看著自己，不知自己這張臉還能用多久，唸叨著：

「好頭頸，誰當斫之？」

蕭皇后聽到這話嚇壞了，問楊廣為何要說此不吉利的話，楊廣只是笑笑地說：

「反正那麼多兆頭了，不差儂一個。」

三月丙辰，楊廣起床後便聽見外頭吵雜，心知自己的命是總算走到頭了。他問著蕭皇后：「是不是阿孩造反了呢？」

只是還沒獲得回答，就見外頭有火光。他深感不妙，更衣後去了西閣避難。而後叛臣令狐行達追到西閣，欲帶楊廣下來。楊廣遠遠看見對方就問：

「你是來殺我的嗎？」

「我不敢，我是來帶陛下回京的。」行達回答。

下了西閣，楊廣又被帶去了朝堂，他在那與叛臣們對峙。叛臣雖以不得民心為藉口來壓楊廣，可楊廣豈是容易被罵倒的人？他與臣子一來一往，沒有半點懼色。

「我的確對不起百姓，可你們一個個不要臉的，權位都是我給的，還敢說我專任佞諛？」楊廣這話讓叛臣無言反駁。可他身邊的幼子楊杲沒有這等帝王氣概，感到害怕而號哭不止，於是叛軍心煩直接砍了楊杲，鮮血濺在楊廣的朝服上。

叛軍本就對於造反這事沒把握，此舉讓他們因為怕楊廣生氣，而萌生直接砍殺楊廣的心思，各各兵刃向著他。楊廣眼看逃不掉，只是說：

「帝王有帝王的死法，不用拿刀來斫，拿我的毒酒來！」

他早就備好毒酒吩咐宮女帶著，還要她們給他前先飲一口，幫他試毒。可宮女早逃了，求而不得。於是令狐行達壓著楊廣跪下，楊廣將自己帽帶扯下，遞給了行達，而後令狐行達便用帽帶勒死了他。史書記下了一句煬帝遭弒於江都宮，年四十九。

可是故事沒有止在這裡，而是隨著他的鬼魂落到了地府。不待剛被勒死的楊廣有所反應，他的魂魄便觸了地。

楊廣跌得可慘了，痛得他發出驚叫，還壓倒一片未開的花。他起身仔細一瞧，他究竟跌在什麼上頭。在發現他剛壓壞的是荼蘼後，他面色瞬間冷了下來。

他對荼蘼只有一個印象，那是他當年禮佛做總持和南時看到的「見此花者，惡自去除」。現在他不只算不上見著，還殺死了除惡之花，他該如何是好？他也不確定，只是下意識地想扶起花，而後被它帶刺的花莖扎傷。他低眼看向指尖冒出的血珠，想著，這真是不吉利。

這時，一個孩子身形的人出現，頭戴黑色木質面具。面具吐著兩顆大白獠牙，像是佛典中的修羅。而後面具人說話了，竟是燕語鶯聲，問著楊廣：

「楊英，你要不要逛花園？」

雖然楊廣滿心疑惑，但他也只是應了個好。天光正好，在頭頂照，他抬頭看了周圍，發現他落到的是個花園，奼紫嫣紅，不同節氣的春花皆在此開遍。

首先看到的是幾叢牡丹。牡丹本是他家物，他在西苑中栽了不少，甚至洛陽牡丹一支都是他人擇出來的。看見自家花被種在冥府之中，他感到了驕傲。

楊廣心裡得意於是伸手想撫。只是在楊廣指尖碰到花的那一瞬，花上就浮出一串文字，歪歪斜斜地爬到楊廣手中。寫著：

「煬帝爰在弱齡，早有令聞，南平吳會，北卻匈奴，昆弟之中，獨著聲績……」

楊廣一開始還在想這是在寫陳叔寶嗎？可又句句不是陳叔寶的事蹟，更像是他自己，他越看越怕，又想，阿孩不會如此壞心的吧？諡號自己父親煬可說是不孝了吧？於是他看向身邊的小孩，問著：

「這話是在說誰？」

「就是陛下您啊。」楊廣聽得心裡一驚，天空也忽地飄來一片雲。

「這是寫在哪裡的話？」

「隋書。」

楊廣不敢再問，隋書是官修正史，他父親便下詔修過，可寫入正史的就只能是定案了。但無論是誰諡的，他都覺得那人真狠心。

他雖然心寒，還是順著花生長的趨勢往深處走去。他手指順勢觸遍花朵，文字在他身上攀延。本應是賞花樂事，最後卻因這異象少了雅興，反倒看得他蹙起了眉。

他看著唐國最後做了大唐，而他的皇子皇孫死絕；看著隋走地成隨，沒於史書，成人鏡鑑。甚至他這個帝王之死都只能被分在他人的年號之下。他愈看眉頭愈鎖，咕噥著：

「朕都沒讓起居舍人寫起居注了，哪來的這些記載？裡頭還有錯的，他是想讓朕成了什麼昏君？」

「還能怎麼寫？沒有起居注，那當然是寫史的人去找你的官員採訪後寫出來的。」

「靠人言寫史不就如同兒戲？」他怒地問著，天色漸暗。

就算身死國滅他也不甘於這種結局。他當初還想被世代祭祀，特地改了廟制，只為了千古不朽。而今他立德揚名，被記成一個暴厲的亡國之君，他豈會甘心？

面具人沒有回話，只是指著花園的更深處，要他繼續看下去。

接著，幾叢的常棣在楊廣的觸碰下枯萎，而後在常棣旁的梧桐遭了雷劈，燒了起來。楊廣看著這景，縮回了手，對面具人說了句：

「這非儂本意，莫訶詰。」

「不怪不怪，最是無情帝王家，區區幾朵花你還心疼啦？」言罷，面具人抓起了枯花樹灰往楊廣臉上灑，楊廣雖用手去擋，卻依然被灰逼出了淚水，同時看到了他幾位兄弟的背影還有一灘灘諫官的血。楊廣抱胸說著：

「早說了我性不喜人諫。若聽話我怎會殺人呢？殺他們也非我本意。」

「皇帝是可以這麼當的嗎？荀子說『兼聽齊明』，那你這樣算什麼？」

「這用不著你來說。」

至此楊廣嗅出這幻境的性質了，這裡無處不在諷他。最後一絲逸興也盡失。初來此地時他尚存敬意，留有口德，但既然這是存心譏諷他的幻境，那他也就不必收斂。

繼續與面具人看下去。只見那麥花滿地，二月落雪。腳下殘花鋪徑，他龍行虎步，背著手，挺著胸，不想去看腳下的一切。可面具人想要他看，有意地伸出腳絆他。於是楊廣一個踉蹌，跌倒。他順勢用手去稱地，換來了幻象。

楊廣本想罵面具人是想做甚，但戲台在被濺起的花片上浮現，止住了他的話語。兩人一同聽著小生唱戲。

「今日裡假問病來探聽江山，久聞得陳姨娘千嬌百豔。居宮內未能夠親睹容顏，趁此時父皇病榻相伴，假問病去偷看美貌嬋娟。龍行虎步進宮院——」

楊廣看小生唱這段毫無頭緒，他可沒做過這件事，重點是，「朕怎會說人美貌嬋娟？美人莫過於我。」

面具人沒理楊廣自戀，只是讓他專心看戲。

「兒臣楊廣見過父皇千秋。」小生唱，楊廣因此挑起了眉，畢竟誰會這樣說話。

接著小生調戲姨娘，斜眼偷看，誇姨娘墨染青絲、柳葉眉閃秋波，配著桃腮杏臉，賽得過貂蟬。小生說到好似口水要流出來了，還說願做粉蝶飛舞她裙邊。看得楊廣雞皮疙瘩都出來了。

「朕可沒有這般卑猥。」楊廣語落的同時，用袖子揮掉了花，不想再聽。

「您可真掃興，明明你生時總愛看戲，換做演自己的怎就不看了呢？況且這兒還穿著鴛鴦褶子，斯斯文文是個人樣，很客氣了。後面還精彩的呢，說你強了宣華夫人、氣死文皇帝，再逼文獻皇后自殺，奪了玉璽上了位。」

「這種東西就別給我看了吧，皆是流言，並非我也。況且阿娘那時候早死了，否則宣華怎可能在阿翁病榻邊呢？儂那時是太子，沒理由逼宮。如果阿娘在，阿翁還敢找小妾，那麼這折子就是皇后殺宣華氣死阿翁了，輪不到他受我氣。」楊廣全程挑著一邊眉說道。

「這些不合理到可笑，對吧？可這就是後世認為的『真實』，眾生怨你，後世又多穿鑿附會，以你喻今，已識不得你原本模樣。您不想知道你多揚名嗎？」面具人指了指地上的花瓣，示意著楊廣去碰。可楊廣不要，爬起身要走。面具人不讓，硬是拾起落花要塞到楊廣手上。楊廣欲躲，於是跑了開，隨即開始了屬於兩人的追逐。

楊廣撩起他的下擺，跑得飛快，但都逃不出這花園。穿過的花都被他踏碎，春因他而來，也因他而減。天色是越來越黑。他路過勝放的杏、李、桃、梨，明是美景，他卻嘆曰：

「這春花還沒個頭了？真成遭個春。」

「別跑啊，回來面對你做的一切啊！」面具人在後頭喊道。

「卿要害朕，朕何必允？」

「那你當初備什麼毒酒、遞什麼帽帶？你不就是失敗了想自殺嗎？你這沒肩膀的男人！」

楊廣聽著，受了氣，停下了腳步，問著：

「你又是誰了，憑什麼罵我？」

「憑你大隋二世而亡，你朝人民只能高喊『無向遼東浪死』。憑你柳絮張揚無定性，一抔土雷塘下。憑你做晉王時明明就可以當個聖人明君，最後當了天子反成了桀紂之屬？子受或許還比你像明君。你的惡決東海之波也無法洗淨，當然人得而誅之。」

「帝王事並非你想得容易，臣子們各有居心，我何以成明君？朕詔個勳爵不配俸，他們就各各想造反，我非明君也因他們非賢臣。而且你都不提朕的功績，只數我罪過，這並不公平。還有柳絮與我何干？」

「你如此猜忌，賢臣豈敢出？朝廷滿是貪財之人，你卻不管，還讓讖語亂朝。你勸諫不聽，卻聽讖語，無怪後人笑你啊。功績與罪過不是一體兩面的嗎？若你沒有栽這花園怎能讓它敗？楊英啊楊英，你不就是那顛狂無情的飄絮嗎？現在『楊花落，李花開』，應了讖語，你滿意了嗎？」

楊廣呲了聲，他還真不想聽這些話，因為他難以反駁。尤其是這些關於楊英的讖語，這就是為什麼他諱廣不諱英的原因。

頓時間，傾盆大雨，刷去了擾人的春花，只餘山上的山映紅，慢慢地被打落。園子也漸漸淹起了水，浮在其上的落花不勝其數。

忽來的水將楊廣打溼，他本還想抵抗，只是他摸了杜鵑一把，不知看到了什麼，讓波濤更狂燥。只見他閉上眼，放棄抵抗，任由水流將他沖去。

面具人早已找好空檔，跑到了山頭上。看著水波漸漸淹沒楊廣，看他逐漸在視線可及處消失，最終化作一捲草蓆，收了起來。

「你真的有醒悟嗎？」

烏雲隨即消逝，萬里無雲，天光正好，直照斷井頹垣。留下的她嘆了一聲，拿下了面具，自幻境中脫離。

戴上面具成就異夢，仍得回來看向現實。她不需尋夢，因為夢中人即在前頭。「隋煬帝陵遺址公園」幾個大字立在她面前，又見午後的鏡鑑池閃著波光。

鏡鑑池南北長四十九米，東西寬十四米，寓意是楊廣壽年四十九歲，在位十四載。她踏著短邊，自言自語：

「誰又願意為他人做鏡鑑呢？十四年。十四年對於你想做的功業來說太短，卻對於黎民來說太快又太多。」

之後她信步往東走，潔白的瓊花與石碑交錯成詩林。石碑上篆刻著楊廣的詩文。她摸著每個字句，嘆曰：

「美景幾多，你本可做瓊花冰心，成就大業盛世，但你偏要恃才傲物，成那飄絮。現今只能被掘墓，殘骸置於展品燈下，永世供奉。『做個才人真絕代，可憐薄命作君王』用在你身上也同理吧？雖然你算活該。」

她嘆著嘆著，走到了南邊的照壁前，牆上畫著運河故稱它「千里通波」。她拿出了一朵紙蓮花，放在了牆前。

「千里通波已乾涸，堤岸夾柳成枯枝。但你大概是不想看了，那麼身後事就留給世人去紛說吧。」她揮一揮衣袖，轉身離去。

亂曰：

江都宮變，酴醾花碎，當年大業春歸。殷色杜鵑，清風柳意，爭談幾刻能回。河捲夢成灰。翠桐未曾識，誰食山薇？郁李無親，縛羊城下不言悲。

如煙柳絮狂飛。亦人言可畏，春怨萋迷。來雨忽殘，辰光照遍，浮呈樂事淒淒。「君亦有何悲？」百歲如如惡，千載人非。莫為靈脩做鑒，蓮座尚堪期。

接下來的是多加的小雜記。

首先，我要聲明一點，我在寫的時候有個壞習慣，預設讀者可能偏向跟我熟識每天聽我楊廣逸聞補充的人，所以都忘記大家不認識他會想去查這件事惹。然後我平常叫他英仔，那我下面就叫他英仔吧。然後我很多不可知的資訊都是拜他，擲筊叫他回答而得的，甚至文章部份段落也是問他意見看這樣寫好否，亂曰的詞牌望海潮也是他選的。

英仔是個爛人。我真沒有要幫他掩過飾非，他就爛，他應該面對現實，接受歷史的毒打，然後醒悟。

文中架構借了牡丹亭的驚夢。原始的驚夢一折先寫遊園而後驚夢，我這寫作遊園，實則先驚夢後遊園（夢中百花園與煬帝陵遺址公園）。遺址公園的建築都是真的現在在揚州的，沒有瞎掰。而用驚夢還有兩個小小原因，其一是良辰美景奈何**天**，此天為天子，也就是英仔的意思。而另一點是柳夢梅入夢的原因是「小姐，咱愛殺你哩」，於是這裡為何英仔會入夢，是因為面具人她愛煞英仔。

文中花含意：

荼蘼/酴醾：前者白色，為正統除罪之花，酴醾是淡黃色的，除罪用處待考，人稱他染上酒色了。望海潮用酴醾是想表示連最後一絲飄渺的希望都被壓碎的味道。不只單純總結。

牡丹：的確是他開始人工種植，而牡丹真國色，恰做國史。

常棣/郁李：典出《詩經·小雅·常棣》「常棣之華，鄂不韡韡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」所以常棣是兄弟，而此花因英仔而凋，就很直觀了。

碧桐/梧桐：典出《後漢書》「吳人有燒桐以爨者，邕聞火烈之聲，知其良木，因請而裁為琴，果有美音，而其尾猶焦，故時人名曰『焦尾琴』焉。」文中梧桐未能成琴，而是遭雷而成灰，便是埋沒賢臣的意思。

麥花：因其易落且白潔，我將他當作冤屈的部份。（二月雪）

杜鵑：杜鵑有歸的意思，所以他不栽在花園裡，而是在一旁的山上，歸不去之意。

瓊花：仙花，的確是高潔象徵。同時與柳絮的白作對比。

創作出發點之一是愛德華·霍列特·卡爾所說的「歷史是現在與過去的對話」，所以我要跟他對話。另一個寫作出發點是看到怪東西，我因為喜歡英仔，偶爾會去論文網看大家如何寫他，但發現載下來的沒幾篇能看，不是過貶就是過褒，實在很恐怖，如果都攝取那些歪七扭八的資訊我會吐的。所以我自己下海來正視聽，雖然我這人三觀不正，好插科打諢，可能讓大家對英仔的印象更詭異罷了。

景辰不是錯字，但他其實是丙辰。隋書之所以用景來取代丙是因為唐高祖之父名叫李昞。昞和同音的丙都是需避諱的字，故而干支紀年中將丙字改作景。但我寫大隋連年號都不管義寧或是武德了，何必去避李昞的誨？

唱段那個是川劇的問病逼宮，有興趣可以去看看英仔怎被迫害。老實說他冤到暴。他如果看他爸縱慾過度病倒，他怎會好色？珍惜生命，不要縱慾過度，而且他只生了6個孩子（隋書載的），如果他很色，老實話跟這個孩子數量對不上。他被罵好色在部份論文的論點中是因為他蓋太多宮殿，然後每個宮殿都招宮女留守，所以他好色的形象是種對應的報復。

棄案原始要寫的是類似審判的東西，一開始的篇名也不是遊園，而是百花園，基本上還留有審判的痕跡，但可能溫柔一點點？廢案是因為這樣太議論了，出現在小說不舒服棄掉的。如下：

人常說：「歷史自有定奪。」可歷史由贏家書寫。定奪出的是真實或是執政者想讓人看到的？後人眾說紛紜，可也只能信了前頭的史官，假裝史書上那幾句文字就是某人的一生。那人活著時的一切都不重要，反正最後只能被壓成堯舜或是桀紂，不得翻身。